



Kristin Kimball

(美) 克里斯汀·金博尔 著
姜佳颖 译

耕种 食物 爱情

THE
DIRTY LIFE

A MEMOIR OF
FARMING
FOOD
AND LOVE

“我想要一个家，
有一间房子，有青草的气味，
有晾在绳子上的床单，
有一个在喷洒的水中跑过的孩子。”

Kristin Kimball
(美) 克里斯汀·金博尔 著
姜佳颖 译

耕种 食物 爱情

*The
Dirty Life*

A Memoir of
Farming
Food
and Lov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耕种 食物 爱情 / (美) 克里斯汀·金博尔著;
姜佳颖译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4
ISBN 978-7-5596-1724-8

I . ①耕… II . ①克… ②姜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美国—现代 IV . ① 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914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-2018-0960号

THE DIRTY LIFE: A Memoir of Farming, Food, and Love By Kristin Kimball
Copyright © 2010 by Kristin Kimball
All rights reserved.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
耕种 食物 爱情

作 者: (美) 克里斯汀·金博尔

译 者: 姜佳颖

责任编辑: 咎亚会 夏应鹏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75 千字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

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724-8

定价: 4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序言

隆冬，周六晚上。几个小时前天就黑了，夜幕笼罩着农舍，工人也都回家了。我们生了火，打开两瓶朋友布莱恩自制的啤酒。在我清洗挤牛奶的用具的时候，马克为我煮饭，这是一个农夫表达爱意的方式。他在厨房里游刃有余，干脆利落，没有多余动作。我看着他，眼里满是崇拜和柔情蜜意，就像摇滚明星的粉丝一样。他从我这周屠宰的牛肉里选了一块上等的肩肉排，又从地窖里拿来了一堆蔬菜。他哼着歌，从冰箱里翻出一品脱^①凝胶状的鸡汤和一个石榴。这个石榴是我的朋友阿米莉亚送我的礼物，从纽约带过来的。

马克忙碌起来，双手上下翻飞，半个小时以后，五颜六色的两盘子就放在了桌子上。他将牛排烤到五分熟，沿着纹理切成薄片，淋上了红酒汁。韭葱、胡萝卜和羽衣甘蓝用黄油炒了，

^① 品脱 (pint)，容量单位。主要在美国、英国及爱尔兰使用。英制1品脱约为0.568升，美制1品脱约为0.550升。

再用杜松调味。旁边是一小碟宝石红的泡菜，由今年的紫甘蓝腌制而成，色泽盈溢。我们没有面包了，但他在冰箱里找到了一小块油酥团，是上次做馅饼时剩下的。他把油酥团擀开，切成三角形，在平底锅里煎。瞧，饼干就做好了。出人意料的明星菜肴要数小萝卜。去年夏天，马克有些狂热地种植小萝卜，为此我无情地取笑了他。但这些小萝卜长势煞是喜人，也非常容易储存，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在冬末之前减少其他供应了。这个品种叫“心里美”，表皮是透着绿色的奶油白，里面是嫩粉色，苹果一般大小，切小萝卜的时候感觉就像切小型西瓜一样。生萝卜撒些盐，这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开胃小菜。这道菜看起来非常像水果冷盘，尝起来总会给人惊喜，视觉与味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今晚的小萝卜是马克用汤炖的，保留着鲜亮的颜色，但味道更为柔和。他添上少许枫糖浆和葡萄醋，最后撒上一把味道浓烈的石榴籽。菜的热度让一些石榴籽爆裂开来，而另外一些仍然是完整的，吃起来口感非常有趣。这就是我爱我丈夫的原因：本土的根和外来的水果，本是相互排斥的食材，但他从中看到的是和谐，而不是冲突。我们享受着美食，我愉悦地眯上眼睛，啜一口酒花味的苦啤酒，然后我们甜蜜地亲吻。我们在城里的朋友还没为晚上外出梳妆打扮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收拾停当准备上床睡觉了。

我已经在这张床上睡了七个冬天。有时我会想，我怎么会来到这里，作为某人的妻子，来到北郡一个古老的农舍中。我有时仍然会觉得自己是剧中的一个演员，真实的我在外面流连到凌晨

四点，穿着高跟鞋，拿着手包；而剧中的我凌晨四点就起床了，穿着牛仔裤，拿着多功能工具刀。前几天洗衣服的时候，几个枪弹壳从口袋里掉出来，剧中人也丝毫不感到诧异。包围我的不是城市的声色犬马，而是五百英亩^①田地。今夜云雾缭绕。这个农场是一个更加黑暗、更加安静的世界，比我想象中的乡村更美丽，也更野性。

我在马克身边像小猫一样蜷缩着身体，盖着鹅绒被，听到了冷冷的春雨落下的声音。马克已经睡着了，我有一会儿还醒着，想着会不会有哪头母牛运气不好，在这么个倒霉天气生小牛；猪窝里有没有足够的稻草来御寒；马是在草地上舒服还是在马棚里更好。我还担心雨会将积雪层融化，将大蒜和多年生植物暴露在严寒之中；在霜冻的威胁结束之前，寒潮一定还会卷土重来的。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，这些想法都盘踞在多数人，尤其是农民的头脑中。而现在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了，这个事实就像小萝卜和石榴籽一样让我感到惊讶。

我和马克都是第一代农人。我们一起建造的这个农场可以说很古典，也可以说非常现代，这就看你问的是谁了。土壤因为有堆肥和覆盖植物而十分肥沃。我们不用杀虫剂，也不用除草剂。农场大部分工作由马来完成，而不是用拖拉机。种植的作物多种

① 1英亩约为4046.86平方米，约为6.07亩。

多样，一块一块的田地是由灌木篱墙和小林地隔开的。我们有一片糖枫林、一片果园、一大片草场和干草地，还有四季常青的花木园。我们亲自用手挤奶，奶牛的奶水非常充沛，用这样的牛奶做出的黄油十分鲜美。我们在草地上养猪、肉牛和鸡，到屠宰的季节我们会做生香肠和风干香肠、意大利烟肉、咸牛肉、肉酱，还有几夸脱^①醇美的汤。

我们生产的食物可以养活一百个人。这些“会员”每周五都会来到农场，选取我们生产的食物。我们的目标是为他们全年丰盛而健康的饮食提供一切食材，包括牛肉、鸡肉、猪肉、鸡蛋、牛奶、枫糖浆、谷物、面粉、干豆、香草、水果，还有四十种蔬菜。我们的会员每人每年付给我们两千九百美元，每周过来取，能吃多少就拿多少，在生长期还可以多拿一些冷冻起来或做成罐头，为冬天做储备。一些会员仍会定期在杂货店买非应季的方便食品，还会买我们无法提供的东西，比如柑橘。但是，其他一些会员基本就靠农场的食物来生活了。

这些年，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在耕食生活中我学到了很多。我学会了开枪，杀鸡，躲开飞奔而来的公牛，驾驭受惊之后的脱缰之马。我学到的这些东西中，最艰难的就是，你如何通过农耕改变这片土地，农耕也会如何改变你。它渗透到你的血液中，一如尘土栖居在你粗厚手掌的褶皱和指甲里。它向

① 夸脱 (quart)，容量单位，主要于英国、美国及爱尔兰使用。英制1夸脱约为1.136升，美制1夸脱约为0.946升。

你的身体不断索取，让你耗尽心力，在你五十岁的时候摧毁你；当你醒来时，会发现自己膝盖劳损，肩膀失灵，耳朵因机器的长期轰鸣而失聪，而且一贫如洗。农耕扎根在你的生命里，排挤掉其他的活动，让它们看起来微不足道。你的土地成为你的整个世界。也许你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之外，在你遥远的过去，在声光世界和钢筋水泥中，有外卖食物和中央空调，没有这样那样的不便；但在这样的世界中，你实际上是被剥夺了，被剥夺了渴望、努力、艰辛和有意义的成就。农场会向你索取，如果你不做出足够的努力，死亡和野性的原始力量会将你吞没。所以，你自然而然地给予，然后给予得更多，几乎接近极限。这时，也仅仅是在这时，它给你丰厚的回报，不仅填满你的地窖，也滋润了你干涸而杂草丛生的灵魂土地。

这本文献记载了扰乱我人生轨迹的两段爱情：一段是与农耕这门脏乱而令人沉迷的艺术；另一段是与一个复杂而令人恼怒的农夫，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，我与他邂逅。

目 录 · Contents

1 序言

001 Part 1
离别

我知道马克在那一刻爱上了这片土地，就像当时他爱上我那样，迅速而又笃定。从那时开始，这就是他脑海中不容置疑的家园。

047 Part 2
冬天

我觉得对于农场的感情，就像当初见面时我对马克的感觉一样，是一种复杂的情绪，着迷、沉醉、恼怒、热爱。

121 Part 3
春天

我们在糖枫树液流淌的三月就种上了洋葱，现在有了上万棵小小的、绿绿的、刀锋一般的嫩芽在努力生长。

187

Part 4

夏天

霜冻会在它们还没撒播种子的时候，就替我们把它们消灭掉。我们熬到半夜，做出婚礼的请柬。当它们溜进邮局投信口的时候，我感到一种可怕的恐惧。

223

Part 5

秋天

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逃离这一说，只是用一些困难交换另一些困难。我想要逃离的，不是马克，不是农场，也不是婚姻，而是不完美的自我。

253

后记

268

致谢

270

爱瑟农场菜谱精选

|

Part 1

离别

|

“

我知道马克在那一刻爱上了这片土地，就像当时他爱上我那样，迅速而又笃定。从那时开始，这就是他脑海中不容置疑的家园。

”

我第一次见到马克是在一辆破旧的拖车里，这是他的农场办公室，也是他的家。我从曼哈顿开六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采访他，想要写一篇年轻农民的故事，他们种植当地的有机食物，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青睐。我敲响他的门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时他正在午睡。因为无人应答，我就自己走进了厨房叫他的名字，不一会儿卧室的门就“砰”的一声开了，马克大步流星地走到走廊里，边走边系扣子。他个子非常高，迈着长腿向我走来，行动果断，风度翩翩。他穿着一双破旧的皮靴，蓝色的牛仔裤腿部已经泛白，还有一件饱经风霜的礼服衬衫。他有一双生动的湖绿的眼睛，挺拔而完美的鼻子，胡子估计已经两天没有刮了，还有一头卷曲的金色长发。他的手很大，结满了老茧，胳膊上肌肉突起，青筋毕露。他向我微笑，露出迷人的牙齿。我闻到了温暖的皮肤、柴油和土地的味道。

他向我介绍了下自己，跟我握了握手，然后突然就走了，

说要去处理农场的什么紧急问题。纱门在他身后“砰”的一下关上了，他边走边回过头来向我承诺，晚上回来的时候他会接受采访，这会儿我可以跟他的助理吉娜一起给花椰菜松土。后来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对他的印象：第一，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我认识的所有男人都很理智，生活在大脑里，而他生活在身体里。第二，我长途跋涉到这里来，只是帮这个家伙给花椰菜松土，真难以置信。

第一个晚上，我并没有采访马克，而是帮他杀猪。我吃素食十三年了，而且那天我穿了一件阿尼亚斯贝的崭新的白衬衫，但是他正好缺人手，而且身在他的农场却不帮忙，让我觉得好像跳进湖里不游泳一样不自然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屠宰动物，根本不敢看。这是一只叫布奇的母猪，身上有黑白相间的斑点，就像儿童故事中的小猪主人公那样。直到这头猪一动不动了，我才重新镇定下来。

那天晚上我住在镇上的连锁酒店里，在浴室里用肥皂把猪油洗去，浴室出人意料地洁白干净。我感觉这像是到遥远的异国他乡的一场旅行。

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床了，回到了农场。马克的员工正聚在一起吃早饭，麦片薄煎饼和自制的香肠，浇上枫糖浆。我吃了双人份的香肠，标志着我素食生活的结束。

刚吃完早饭，马克就又没影了，他把那头猪放进借来的

“探险者”后座上，去他的阿米什^①朋友的肉店了。他说会在下午回来，那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地进行采访了。同时，我可以跟他的另一个助手迈克尔一起用耙子耙番茄地里的石头。

迈克尔看起来对我的工作能力很是质疑。我把白衬衫换下来，穿上一件老式的Cheap Trick乐队的T恤，紧身牛仔裤，还有一双旧货店买来的粗跟鞋。这一身衣服很独特，在曼哈顿东村区^②绝对出众，但在宾夕法尼亚的田地上就很奇怪了，而且有点小性感。尽管加上鞋跟我也就5.2英尺^③，尽管我那时做的最剧烈的运动就是定期打弹球游戏，但我认为自己绝对健康，用我的话说是“小身量，大力气”。前几天的耽搁已经让我有些恼火了，但是我被一种不可理喻的争强好胜的心态驱使着。这个特点遗传自我的父亲，他在七十三岁的高龄滑水，想要从岸边直接下水，结果却拉伤了韧带。

迈克尔递给我一个硬齿耙子，我们开始在相邻的垄沟里耙地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就在附近，迈克尔是电影专业的学生，是那年春天毕业的。之前他周末自愿来马克的农场工作，用他的话说，是想看看艰苦的工作能不能把他锻造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他毕业的时候，马克雇用他在农场做全职工作。迈克尔的父亲是会计，女朋友马上开始读法学院，他们对务农不

① 美国和加拿大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（又称阿米胥派），拒绝现代设施，过着简朴的生活。

② 纽约东村，纽约曼哈顿岛的下东部，曾是嬉皮士、艺术家、音乐家云集之地，新潮时尚。

③ 约为1.59米。

怎么看好，希望迈克尔能够尽快“改邪归正”。

我累得气喘吁吁，为了掩饰，我问了好多问题，而且利用一切机会靠在耙子上，装作认真聆听的样子。七月的阳光刺痛了我的脸，我就像被打了耳光一样。番茄浓烈的树脂气味将我们包围。番茄秧像我一样高，果实累累，用橡木桩和麻绳支撑着。对于一个最多只在窗槛花箱种香草的人来说，这些番茄秧看起来有点吓人。垄沟里的土壤很干燥，并且已经结块了，里面还布满了石子。迈克尔告诉我忽略那些比鸡蛋小的石头，把大一点的石头耙成一堆，把这堆石头铲到手推车上，然后倒在栅篱里。每一铲都装满了石头，我没想到这么重，第一下我就把手推车弄翻了。耙、铲、倒，冗长的两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就会彻底废掉，连离合器都踩不动，没法自己开车回家了。绝望中，我主动提出去为大家做午饭，并尽量让这个提议听起来非常自然，让他们看不出来我其实是为了逃避干活儿。我不敢相信这么短的时间就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。我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磨出了水泡，我的腰也不能完全挺起来。还有我的胯，禁锢在紧身牛仔裤中，已经被擦破了，我觉得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了。

我以前不怎么会做饭。我爱美食，但我与食物更像是一次性的约会，而不是稳定的恋爱关系。它有时在餐厅摆放在我面前，有时装在白色小纸盒里，由一个骑自行车的家伙送来给我。我不确定我公寓里的烤箱是不是能用，因为我在那儿住了

七年之久，却从来没用过。冰箱是能用的，但在我的小公寓里，它作为储存空间比作为厨房用具更有价值。冰箱里放着狗粮、一壶比利家牌的过滤水；另外，由于书架空间宝贵，曼哈顿电话本也放在了冰箱里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冰箱永远是厚重而冰冷的。冷冻箱里有一个制冰盘，里面的冰块已经缩水了，还有一瓶波兰伏特加。

马克的厨房占据了半个拖车，不禁让我想起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。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未经包装的东西，牛奶、肉、泥和蔬菜的味道相互交融，散发出泥土的芳香，强烈但并不难闻。我把门打开，小心翼翼地窥视着这些高大的架子。橱柜里有装在加仑^①罐子里的黑豆和苹果干、燕麦和黑麦，还有小粒的干燥玉米穗。烤箱上面的碗橱里，满是一捆捆香草和一瓶瓶没有贴标签的琥珀色带泡泡的液体。我打开冰箱，看到一个没有盖儿的罐子，里面满溢着绵软带血的東西，我认出这是布奇的内脏。冰箱里还有一个铁丝筐，装着表面有磨损的红皮蛋。保鲜储藏格里是一罐罐黄油和农家奶酪，一堆看起来像高尔夫球的东西，有可能是芜菁，还有一些尚未清洗的胡萝卜。

我迅速关上了冰箱门，抓起一只篮子和一把刀，回到了农田里。迈克尔已经耙完了石头，现在正忙着用一包包有些腐烂的稻草来覆盖成垄的番茄。我看到了所有现成可供挑选的食

① 加仑 (gallon)，液量单位，在英国、加拿大及其他一些国家，1加仑约等于5升，在美国约等于3.8升。